

# 为了重症父亲的最后心愿

本报记者 杨思思 通讯员 俞未末

腊八节前夕，47岁的慈溪人老夏喝着志愿者送来的腊八粥，心里也甜滋滋的，“在大家的帮助下，我的两件烦心事揪心事终于解决了。”

半年前，一张肺癌晚期的报告让老夏的心像掉进了冰窟窿。自觉时日无多，他想抓紧时间完成两个心愿：将房子过户给16岁的女儿，和失联13年的妻子离婚。

这两件事，对常人来说可能并非难事，可对文化程度不高且身患重病的老夏来说，却是不知所措。好在，许多热心人伸出了援手，为他四处奔走。

## 厄运突袭，他担心女儿未来

老夏，慈溪市横河镇人，16年前和湖北姑娘阿燕闪婚，并生有一女小花。13年前，阿燕一声不吭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信。这些年，老夏努力干体力活挣钱，独自抚养小花长大。知道爸爸养家难，懂事的小花也主动做家务。父女俩的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也很幸福。

然而，2021年7月的一天，老夏照常去医院体检，经诊断，他已处于肺癌晚期。

捏着体检报告，老夏在房间里呆坐了一上午，直到门外传来女儿声音，“爸爸，我地扫完了。中午吃什么呢？我想吃糖醋排骨……”这句家常话，把他的思绪拉了回来。

老夏暗下决心，一定要抓紧时间办成两件事：一是确定父母留下的两间老房所有权归女儿小花，保障女儿有安稳住所；一是与离家出走13年的妻子阿燕办理离婚手续，结束婚姻关系，不再有瓜葛。

老夏文化程度不高，如今又身患重病，他不知道这些



事该怎么办，找谁办？

第二天一早，老夏去了趟村委会求助。“你放心，我们会帮你的！”村委会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一边宽慰老夏，一边找横河司法所商量。

“老夏是困难群众，符合法律援助申请条件，他的心愿可以通过法律援助来实现。”横河司法所工作人员说。在征得老夏同意后，司法所帮助他申请了法律援助。

## “一定帮你完成心愿”

对于老夏的申请，慈溪市法律援助中心很重视，立即指派市中和法律服务所承办该案。考虑到老夏的实际情况，服务所第一时间派出民商事案件办理经验丰富的杨晓东和马华军两名法律工作者组成法律援助团队，为他提供上门服务。

援助团队了解到，老夏父母几年前去世，与之有关的亲人就是他的妹妹。老夏对阿燕了解不多，仅知道她是湖北人，且多年没有往来。

“你的第一个诉求涉及房屋不动产，只要争得妹妹同意，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第二个诉求有些麻烦，离婚诉讼一般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我们要先找到阿燕才行。”杨晓东说。

“可这么多年没联系了，我也不知道她去哪了。找不到她，这婚就离不了吗？”老夏担忧地说。

“不要灰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当天，援助团队与村工作人员联系上了老夏的妹妹，妹妹十分理解且支持老夏的想法，并立即从上虞赶到慈溪，在镇、村工作人员和法律工作者的见证下签订放弃继承房屋证明。此外，在援助团队的指导下，老夏立下遗嘱，确保女儿有个安稳住所。

“放心，我们会想办法帮你完成第二个心愿。”握着老夏的手，杨晓东承诺道。

## 跨省协作，圆满收官

根据老夏提供的线索，援助团队在横河派出所的帮助下，确定了阿燕的身份信息和最新住所，并向阿燕所在的湖北某县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由于阿燕长年在外打工，法院与她的沟通并不顺利。为此，援助团队积极与承办法官联系，承办法官前往阿燕老家调解和劝说，并说服阿燕娘家人一同做阿燕的工作。

在多方努力下，阿燕同意调解。承办法官与援助团队特意将调解地点选在了距离湖北省1500多公里的慈溪。

“以前我对不起小花，以后这孩子我会照顾的。”调解现场，阿燕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女儿。得知老夏现在因病无收入，也为了弥补多年来对女儿的亏欠，除同意离婚外，阿燕表示愿意每月支付女儿抚养费，且主动承担了今后照顾小花的责任。

听见阿燕这么说，老夏终于笑了。

两个心愿解决了，老夏脸上的愁云消散不少。腊八节前夕，志愿者专程带着腊八粥去看望他。老夏接过腊八粥，笑着说：“我现在不担心了，有这么多人在帮我。我会配合治疗，努力活着。”

(当事人皆为化名)

# 价格几千元至数万元不等，代写代发“一条龙”

## 揭秘地下“论文工厂”

新华社 李鲲 张宇琪

国家卫健委近日通报了第13批医学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结果。至此，半年来已累计通报案件310个，其中144个涉及论文代写代投、论文及数据买卖，占总数的近一半。

记者调查发现，地下“论文工厂”是医学论文买卖的重要推手，提供代写、代发全流程服务，从普通论文到顶级期刊论文均有“生产”，给科研诚信蒙上沉重阴影。

## 暗访：代写代发“一条龙”

记者以心脑血管医生的身份与多名不同“论文工厂”的“客服人员”取得联系，被告知只要时间要求不过于苛刻，各种层次的期刊都可以“代写代发”。

记者表示想发国际期刊的SCI论文。有的“客服人员”表示，需要记者提供姓名、职业、研究方向等基本信息，用于“匹配”合适的期刊。另一位“客服人员”直接选定了一个SCI三区的期刊，称只要交50%的订金就能立马安排写作，成稿后发给记者看，直到修改满意后，再付全款、安排刊发。

为了解全过程，记者与一位“客服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记者询问一般的期刊论文怎样“生产”，对方先是发来一个省级期刊信息供记者核验，随后表示可以排发最近一期，连写带发1600元，交订金600元即出稿，收到期刊录用通知后付尾款，期刊电子版定版后先行发来，随后邮寄样刊。

支付订金后，对方按照记者要求发来三个写作方向。待记者选定后，对方在不到2天后将一篇论文发来，并表示这是他们安排专业人员“现写”的，还可以按要求修改。虽然质量一般，但记者搜索并未发现有大段抄袭的现象。随后，记者以发表时间赶不上用途为由终止了联系，而对方表示还可以再换刊物、想办法。

在另一家“论文工厂”，当记者表示着急想发医学方面顶级期刊，对方推荐给记者一篇已基本写好的颈部骨科研究英文论文，并发来部分内容供记者审核评阅，总“标价”3.75万元。

“这稿子就是顶级期刊编辑和我们的约稿，公司团队老师写作的，快的话一个月录用。”这位“客服人员”说。

## 揭秘： 专业论文是如何炮制和发表的？

从写到发，一篇篇专业的论文究竟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曾为“论文工厂”工作、差点正式入职成为“写手”的刘庆俞表示，“论文工厂”可以实现“批量生产”。按套路写出来的产品其实并没有多好，只是下功夫对各大期刊的喜好厌恶摸得较为清楚，然后选择较容易套公式的科研领域做文章，“就像是托福雅思作文班的老师，有很多好用的考试套路”。

不过，刘庆俞也表示，参与“生产”医学论文的都是有一定科研能力的人，所以才能保证写出来的论文质量不至于太差。他们接受过系统的医学教育，很多还是医学专业博士毕业，进入一些“生物科技公司”，有的人入职前甚至完全知道自己进的是“论文工厂”。“很多时候，买卖科研成果的利益要比做科研本身获得的利益更多。”刘庆俞说。

写作只是一个方面，一篇期刊论文能不能发表，主要是看专业审稿人的态度。通常情况下，编辑会邀请几位审稿人进行同行评议。据了解情况的医生和“客服人员”介绍，“论文工厂”不定期大量投稿，就和一些期刊关系越来越密切，“工厂”里的很多论文“生产者”甚至成为一些期刊的金牌合作审稿人。

据一位“客服人员”爆料，他们的“论文工厂”直接买通了期刊的编辑，“收钱办事”，想发的文章都能畅通无阻地

通过同行评议等流程。

业内人士介绍，在“论文工厂”的“操作”下，一些已经被炮制出来即将被期刊录用的论文，其“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的位置被“待价而沽”；有的期刊编辑甚至会找“论文工厂”约稿，“工厂”完成稿件后迅速寻找买家，卖掉作者位置获利。

## 重拳整治论文代写， 提升科技成果评审水平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论文代写”为关键词检索，发现近3年来有20个相关案件的裁判文书。对于代写合同，法院的判决多为“违背公序良俗，协议无效”。

一些代发论文的纠纷也屡屡发生。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日前审结一起案件，2020年5月，李某与A公司签订《SCI委托服务协议》一份，约定服务费为5.4万元，结果A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发表论文，李某催要退款未果，将A公司起诉。最终法院判定双方合同无效并要求A公司退还服务费。

值得注意的是，多起案件涉及刑事犯罪。高额回报诱惑下，一些诈骗团伙开始披上“论文工厂”的外衣骗钱。

“论文工厂”的存在不仅扰乱了人才竞争的公平公正，而且会伤害科研工作的真实性。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骨科主任夏群表示，“论文工厂”生产出的论文脱离实践，数据造假的期刊论文甚至会“扭曲”相关科研工作。

2019年，科技部等20个部门联合发布《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明确规定“买卖、代写论文或项目申请书”被列入科研失信行为。去年以来，科技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对发现的涉嫌造假论文组织开展调查，有人被撤销职称聘任，有人被暂缓职务晋升5年，有人项目申报、立项、评奖等资格受限……

“我国在科研诚信领域的重拳出击为整治‘论文工厂’现象开了个好头，要彻底杜绝论文代写代发，还需要不断改革，优化人才评价机制，提高科研成果评审质量，减少违法投机分子的可乘之机。”夏群说。(文中刘媛、刘庆俞为化名)